家語證僞

家語證僞卷第五

會稽范家相著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外傳無上五句公聞之越席而作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

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
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
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二句添出）
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illegible]）人窮
則詐馬窮則佚（此句多出）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
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同者
此之類也豈足多哉（自公悅以下俱添出）

右荀子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外傳按莊子東野畢
作東野稷顏回作顏闔魯之賢人也定公作莊公其
文大概相同疑莊子先於諸家爲是

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說苑有孔子援琴語）聞哭者之聲

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見說苑辨物篇其文小異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遊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此處改刪原文）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見說苑辨物篇原文既能成人之下有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五句天道二字上文似無所承故王氏改之但幽明之故游氣之原即天道也當從說苑爲正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

田以遊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此節雜取左氏傳託爲顏孔之問答組織成文　置六關傳作廢六關王註以傳爲非是未知何本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右未知何本徐幹中論引夫子之言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卽下截言也家語蓋譔如云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則是從容中道之聖人矣何以

止爲君子之次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右未知所本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未知所本　徐幹中論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其言相似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愼諸焉

論語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此節所本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斯道之美而莫之御莫之爲
也何居闔者盍日思也夫

右未知所本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必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
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古君子於爲善之
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
惡

未知所本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
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

怨仁矣夫

未知所本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未知所本　言人之惡四句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註語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未知所本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說苑作請)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政士而無敎友則失德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返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敎

見說苑建本篇　子路好勇豈好劒哉直誣罔而已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說苑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其禮乎

右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爲一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註曰當爲極子非康子也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說苑見司寇也少數矣而屈節

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此句多出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說苑以上另爲一章孔子謂宰子說苑作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見說苑政理幷二章爲一　說苑政事莫如應之下有古之魯俗一大段節去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說苑作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月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

是朋友之道缺也其所亡者三郎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蔑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得作屢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亦見說苑政理篇此似為論語註腳孔疏引弟子篇不及此節何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韓語例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

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韓祭先王爲二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祭先王不得入廟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屬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韓無此句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見韓非子外儲說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僻

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泄冶之死左傳載孔子之言只引詩以斷之子貢之問葢後人添出者左傳疏乃引家語以實之亦未知所本耳　泄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春秋書其名非貶之也大夫死例必書名禮曰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況大夫乎左傳載孔子引民之多辟二句蓋以凡伯之忠許洩冶而杜註誤謂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是邪辟者聽其終於邪辟不爲救藥可乎孔疏引家語以證杜註可謂無識矣杜註似誤於家語而家語則不明孔子引詩之意而妄作以誤後人者王肅眞罪人也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史記有謀先致地一層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史作康樂及文馬四十駟史作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此句添出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史無人字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史作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全襲史記　齊人歸女樂見於論語婬肉不至見於

孟子蓋不欲顯其君臣之惡故以微罪去也然則燔肉雖至亦將以他故辭去可知孟子無子路請行及孔子答語事極分明今日魯若致膰則猶可止則是所重在膰而不在女樂設膰肉至而夫子遂不行乎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韓非子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三句韓本無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

見韓非五蠹篇　按史記載澹臺子羽狀貌甚惡而韓非家語俱云有君子之容其言適相反子羽事實不少概見其與宰予同譏殆傳訛之故耳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此節未知所本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

此亦未知所出終日言四句見說苑雜言非對孔蔑語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史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行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史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孔子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以上刪節史記大同小異其下雜出荀子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荀作隱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

齊不餓死首陽（此二句荀子無史記有）女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下仍鈔荀子）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荀子不磔東門外）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以上四句與荀子小異）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荀無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荀下有齊桓公）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荀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思不廣）庸知其終始乎（荀安知不得之桑落之下）子路出召子貢（以下又錄史記）告如子路（省文）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二句添出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右合史記荀子刪節成文荀子無子貢顏子二問其對子路獨詳亦出於好事者之所爲按勾踐滅吳而霸在哀公二十二年孔子卒於哀十四年安能舉未然之事以告子路且陳蔡之厄在哀之六年是時吳

入越未及二年也安知其有霸心乎況越是時未嘗稱王諸子雜說多不可據如此莊子韓詩外傳說苑皆記此事其文不同說苑與外傳略同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治說苑作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荀子說苑皆載此節文襲說苑大約從論語鄙夫事君章衍出者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

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
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
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此本說苑立節篇　此連上一節入在厄篇內似不
類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賚貨竊犯圍
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
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
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
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
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

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也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鄙誕不經之談不足深辨亦思埃飯亦何必即取食乎採入家語直侮慢聖賢耳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

勿發失言勿掎踦不善勿遂辭遂勿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記有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句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亂佼詭作狡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是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南面臨官所見則邇

多則字故民不可蔽也所求於邇多於字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法不遠法象在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短長得其量故人志治而不亂故政德貫乎心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民自得也是故臨官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反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謂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調說和則民不變不辨法明在已則民顯之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若乃供已而不節此句多出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失

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
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
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表弊）則百姓亂
邇臣便辟（不正廉）則羣臣污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
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則身安
譽至終始在焉（二句多）故夫女子（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
自擇完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刪二
句）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刪一句）爲上者譬如緣木焉
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四達之衢）
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佚政）上者尊嚴而危（縱民）
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長民者必

明此之要句多一　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古恭字
記作富恭有本而能圖末有本能圖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
修業居久而譚安也情近而暢乎遠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物而貫乎
多察一而關於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
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
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
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
為不強民之所不能句多一　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臨之明王
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
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
僻矣自篤之以累年下與記不同　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紘紞統塞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自赦其過下與記不同故德者惡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記曰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今改存一句未妥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記異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

記之二句記無之

此與大戴字句稍異略爲註出當取戴記參觀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壙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荀子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隔如也無視其高察其從嵮同塡鬲同隔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荀無大哉死也二句

右本荀子大略篇而稍易其字句　以端木氏之賢而曰倦於學三問而願息於妻子其侮慢孔門不經甚矣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者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至其淵（史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其邑（史無其邑）何則君子違（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槃琴以哀之（史作爲陬操以哀之）

本史記　說苑載此首有簡子欲殺孔子語殊不經王氏所以取史記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

汝欺詁曰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按荀子衣與繆與不女聊言雖衣我綢繆我而不順則不類女也王氏以其難解而改之類如此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

本荀子子道篇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說苑不悅援戚而舞三終

而出說苑下有愠見一段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以下與說苑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右本說苑雜言而刪節之說苑人君不困不成王下引湯困於呂文王困于羑里云云今悉刪去獨存不困不成王一語　莊子讓王亦載此事其文不同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當依說苑有將殺陽虎孔子似之語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說苑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當

從說苑命夫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亦本說苑雜言　孔子止子路之鬬似矣他日厄於蒲又何以不止公良孺子之鬬乎

孔子曰不觀高崖說苑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亦見說苑雜言其文不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荀子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樹之而百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

育焉生則出焉出荀作立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詁功雖多而無所意按荀子意作息疑字誤也恢其志而無不容此句多出爲人下者以此也

此節荀子說苑皆有之文襲荀子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準二句史記無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右出史記　或人者韓詩外傳名姑布子卿身長二句萇弘及老萊弟子之言也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此句多）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甯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史記鬭甚疾）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史記下有婦人保西河之志句）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

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本史記而移易刪改之其事實並見左傳

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此摘取大戴保傅篇末一截按保傅取之賈誼新書

作靑史氏之記是直以漢人之言作諸弟子之記述
矣新序亦載此事其文小異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記曰夫黃帝尙矣〕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辨〔註采事也記作卒業〕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以上與戴記小有不同〕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記幼而慧齊〕敦敏誠信長聰明〔記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

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記教熊羆貔豹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記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亾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記無嘗味）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亾民用其敎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按戴記詰屈聱澁處家語悉與之異當取戴記參觀之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記作記）三王有度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

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眾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甯民記乘龍以至四海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陷流抄陷當從記作濟東極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祗勵

右一節與記不甚出入改乘龍至四海為巡四海以甯民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

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記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記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右一節改春夏乘龍四句與上節同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以下二句刪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省文記其言不忒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所及莫不夷說

此節刪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二句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有虞舜重華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叡明通智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以下全改記文率堯舊職恭己而化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此節自命二十二臣以下刪易記文如恭己而化天平地成五十載陟方岳等語蓋取之尚書論語以補入之者　依於二女大戴作依於倪皇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

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下脫四句其功爲百神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此篇刪改大戴處皆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者然其僞正不可掩末綴宰我語子貢一段與原文同豈

以所得夫子之言誇之子貢耶　五帝德一篇太史公據之以作史記王肅據之以駁鄭康成者也其所刪易之處大約俱本史記而不知與太史公俱失之也顧仲詔曰康成惑溺緯書王肅引經据傳以難鄭唯五帝世繫康成絀史記而取春秋命序歷最爲有見王肅據五帝德以駁之繆矣五帝德太史云採爲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正妃螺祖生二子一曰元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姓按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則少昊在黄帝之後明甚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曰黄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於何地乎或謂少昊卽元囂不知元囂號青陽少昊號金天適有金木之别或謂少昊卽少典則反爲黄帝之父矣命序歴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二百二十歲次黄帝一曰帝顓頊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卽高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據以絀史記而予所深信不疑者也　按王肅說帝嚳四妃生后稷契帝堯帝摯本之馬融而王基駁

之詳見詩生民疏中

家語證僞五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

家語證僞卷第六

會稽范家相著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耼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皡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古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

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自康子問勾芒至此皆取左傳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

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以上見此禮記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此亦王肅所據以難鄭學者序稱堯以土德王而色

尙黃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蓋其釋春秋傳臨民以五之一言矜爲獨德則此篇似必别有所本今按中閒鈔撮左傳昭二十九年史墨之言乃一篇之根據又雜采禮記夏后氏尙黑一段爲之佐其餘則皆王氏附益之文固不辨而可知也夫左氏親受業於聖人使史墨之言出於孔門之記述何以鄙書而燕說且禮記所載夏后殷周所尙之色亦非孔子之言也蓋鄭氏篤信讖緯於五行之神必各舉名字以實之王氏所以抵其隙者正在於此夫據經傳以闢讖緯可也勦傳記而僞爲家語是奚可哉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

大戴盛德篇上言聖王之盛德至孟春論吏凡數百言接言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家語節取自此起程子言仲尼之門能不仕於季氏者惟曾子閔子數人余謂使閔子爲費宰則無汶上之辭矣若辭而復就又何以爲閔子凡家語之答問多不可信如是大戴無此　以下刪改記文俱當取原文校之

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

爲馬記無此句有以人爲手句宜增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記曰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記無此句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稱之記曰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記今之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多此句夫無銜

𢧵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記作民心走國必亾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原本無此數句下文亦多不同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總一句原無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軜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

天下者正六官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過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己與三公為執記曰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义記作成此御政之術也術作體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

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記文至此結下季冬考德本在篇首下移在下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

盛則飭法與政以上改記文以就下文記曰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下論明堂一段俱刪去以論吏接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此段截取孟春論吏數行與上不相貫串

此章刪易大戴記盛德篇略見小註凡其所遺者俱別入五刑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以下大戴記俱作孔子之言今作子夏問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

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

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

此章全鈔大戴易本命首尾中間添入問答而曰吾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然則子夏又聞自何人也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疑出山書名目）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記作肥）弱土之人柔（此句多出）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不治記作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

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分易本命爲二一末又添出子貢一問　似子夏特向夫子賣弄博聞而子貢譏其非治世之待者豈聖門師友講貫之義其言不過術士小家之雜說淮南子

載此更詳不足深辨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之謂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記作性之終也死者生之終也二句多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微煦記作微盷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記下有期而生臏然後能行句三年顋記作臏合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此處

說記　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
文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
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
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
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
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
以合偶男女窮天地之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

自女子二七而化以下至此皆戴記所無而家語添
出者按記有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
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諸語譙周以爲此漢初學者

之所續也王氏因其不合而刪之別作問答其下仍

取戴記而潤色之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註聽宜爲德記曰所以正夫德者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記曰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義也記無此句不越境記作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此句記無夜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所以正婦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

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下刪記文一段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其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

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此篇移改大戴記較原文似稍明順然篇內言五不娶七出三不去俱有覆解語如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云云王氏概行節去郎以原文作註如謂戴記原襲家語豈能并襲王氏之

誌以入之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禮記作縱言及於禮今改此句作篇名）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下刪師也過一段）子貢曰敢問何以為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游曰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記作處）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敘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物作味）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自言游退至此家語添出）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

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 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當作式上同） 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眾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洽於眾也） 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而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

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以下刪四句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記無上字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也此三句本在子貢問之上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煥若發矇矣刪下子張問政一大段

此章鈔小戴仲尼燕居無甚異同惟上多子張問數語下刪子張問政一段移制度在禮三句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
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
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刪二句）孔
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
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
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句多）此之謂五至
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
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
子曰夙夜朞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吾語汝君子之服之也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哀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以畜萬邦以下刪十二句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改記文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下刪二句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隮記作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下刪天有四時一段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記作承乎

此鈔小戴孔子閒居有刪節而無改易合兩篇爲一篇　按第二篇末論三無私係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而夫子答之如此今刪去此問以三無私合上五至三無於參天地爲三之義闕如矣一本無子夏問有子張問政未知孰是

家語證僞六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稾本